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繡鞋記 第九回 黃顯國求謀不遂

詩曰：富貴貧窮境不常，從來報應怪昭彰。  
小人大抵窮斯濫，計就貪夫杞願償。

話說蔭芝正在獨酌間，鶴舉忽然步到親家，二人相見，禮畢，葉翁便把拜見岳母之事敘了一番。鶴舉答道：「雖乃泰水見容，但不知泰山如何？」蔭芝曰：「前日弟往張府，岳母決意要請木公回來相見。弟恐他含怒在心，見面倘有言語斥辱，那時間叫我怎能下台。故此托言有事，遲日再見。諺云：丑媳婦必須見家翁。究竟作何區處？伏望高明指教。鶴舉道：「此事看來甚是賈慮，依我愚見，不若相懇倪新棠先容作合，將情轉達木公，看其光景若何，再定行止，安自尊焉。」蔭芝道：

「親家高見不差，待我明日向新棠一一說知，請他傳達。」言還未了，家童排膳上來，親家二人細斟慢酌，餐畢，鶴舉告別回家。次日，蔭芝即到倪府拜候，欽式迎入，敘了幾句寒溫。

蔭芝笑道：「小弟今日到來，特懇吾兄作和事老人，未知可否見允？」新棠雲：「有何原委？乞為明以告我。」蔭芝即將趨謁張府，如此這般，一一盡述。新棠笑答：「辱承台諭，豈敢有違，但木公平日執性，弟雖忝在葭葦，亦難必其心意如何？

可否有濟，尚屬未定。蔭芝道：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但費清心，弟當深為銘感。」言罷，深深一揖，告別回歸。按下不表。

且說木公因鳳姐之事，時常抱恨在心，適值蔭芝叩謁到家，張奶欲其翁婿敘會，以釋前嫌，豈知更觸其怒。連日以來，悶悶不樂。一日清明無事，思想與欽式細談衷曲以解愁懷，遂即穿衣前往。到了門前，家人通報，新棠快快相迎，步入書房，禮畢，坐下。新棠說：「違教多時，未獲趨候，邇來福祉繁禧，諒必更添佳勝也。」木公答道：「托庇平寧，差堪自慰，近緣俗事索懷，寸衷殊覺耿耿。」新棠曰：「請道其詳。」木公歎了一聲：「家醜不出外傳，足下非比別人，不妨與你說知。只因亞鳳這個賤人，做了傷風敗俗之事，決盡西江之水，難洗面上羞漸。這乃到也罷了，昨日葉蔭芝公然到家要聯姻眷，拙荊女流不如高下，不獨與他接見，並且勸我相從。真個令吾幾乎氣殺！」新棠乘機進說，叫句：「老表台！此事難怪你氣，但書云：成事不說，遂事不諫，既往不咎，由來如此。兄亦何妨稍為原諒？弟想葉主事亦是讀書明理之人，實因情之所累，以致德行有虧。他今知前事差失，故此悔厥於終，過府負荊請罪，係出誠心，並非假意。況伊身隸戶部，名重當時，作為門下東牀亦屬無忝。更有一說：才子佳人，風流孽障，自古有之，指不勝屈。伏祈推原見恕，不必屏諸門外，非惟主事之幸，亦公之幸也。」木公聽了這番話，自忖於心，細繹新棠之言，似屬可採。開聲說道：「蒙足下關切，本當從命，無奈目下讓口嗷嗷，斷難曲為將就。且俟煩言寢息，再行姻屬聯禧。」彼此敘談已久，告辭歸去。按下不題。

且說莞邑有一姓黃名成通者，家資餘裕，萬頃糧（良）田，豐衣足食，不事經營，為人純樸，舉止端方。娶妻陳氏，事姑能全孝道，事夫亦屬無違。夫婦兩人頗稱相得。成通有一子名喚顯國，其人務正業，終日浪蕩花酒，將自己名下所分財產傾敗淨盡，並無家室，投於道院，帶發修行，屢向成通挪移，不勝其數。一日窮極無聊，又欲向姪兒打算主意，立定穿起道服，搖搖擺擺竟往成通家去。成通一見，起身迎接。口稱：「叔父，許久不見到來，有何事務？想必近日齋醮甚多，以致抽身不暇。」吩咐家童進茶，飲畢。顯國叫聲：「姪兒，我今日到來，非為別事，只因醮務急需，特為與你商酌。」成通道：

「叔父所需銀兩若干？」顯國答曰：「非百兩不能，務望賢姪鼎力相幫，容俟如數奉還，千祈勿卻。」成通道：「自家叔姪，何用償還。但些微之數，姪可勉力為之。若百兩之多，只怕不能從命。所為本年荒旱，田土歉少收成，現在日給尚且不敷，怎能代人措辦？伏為叔父原諒。」顯國說：「目下萬分緊迫，務祈為我通融，叔姪之情，在此一舉，幸毋卻我。」成通答說：

「實難為力，請叔父與母親商量，或可設法，也未可定。」

顯國點頭稱是。步入堂中，吩咐丫環快請安人出來，可說叔翁有話商議。葉氏聞請，步出堂來，顯國一見，上前稽手，叫聲：「大嫂。」安人早已知道他的來意，強作笑容，問道：「叔叔有何貴幹到此？」顯國便將借銀之事一一說上，葉氏聽罷：

「叔叔有所不知，今歲荒歉唯堪，現在家中不能餬口，焉能代為設法？實屬無計可施，望叔叔向別處打算，縱有三文二字，也要留為自用了。方命之罪，乞為見宥。」顯國聽見嫂嫂葉氏之言，心中氣忿，不辭而走。一路行來，怒罵葉氏這個狗婦，成通那個畜生，真乃為富不仁，一本之親，尚且不能挪借，何況別人，更難啟齒，此仇必報。不如設計將他陷害，我想主事葉蔭芝老爺現在回家，他是有財有勢之人，定必才高志廣，求他設立一計，找些入路，以泄心中之忿，多少是好。想罷一番，疾忙行抵葉府。片時之間，身已來到，輕輕將扇扣戶門，役喝問誰人到此。」顯國微微笑答，叫聲：「門上大哥，老爺是否在家？敢煩與我通報，便說鄰鄉黃顯國道人求見。」門公見其言語柔順，說聲：「道長，你在此稍待片時，等我報與老爺知曉。」轉身步入堂中，聲叫：「老爺在上，外面有一道人，據說鄰鄉黃姓名顯國，特來拜候，有話商酌。」葉蔭芝聽說，吩咐：「請進書房相會。」門公傳言，顯國捩衣而入。二人相見，禮畢，坐下，名煙香茶奉過。蔭芝問道：「兄長到此，有何事情斟酌？」顯國答說，口稱：「老爺，貧道到來並無他事，只因姪兒黃成通家財萬貫，衣食充足，頗稱巨富。貧道時運不齊，命途多舛，一自分居以來，諸幾不順，千般貿易，百計經營，幾年之間，把資財折得乾乾淨淨，出於無奈，帶發修行，棲身寺觀，清茶淡飯，籍資餬口，鶉衣百結，聊以遮身，欲求片刻安寧也亦難得。茲因急需，無從打算，只得央浼姪子挪移，不惟分毫不與，而且惡言臭語，辱罵難當，仔細思量，半籌莫展。」